

海文出版社

K928.3/16

三三

泰山方

沈雲龍撰
王叔振校
吐塞子編
中國各山

9-71

中國名山勝蹟志 第二輯

沈雲龍主編

嶗山志

黃宗昌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丙辰十月

勞山志

古越胡柏年



中華民國
五年十月
即墨黃
斯堂排印

明 卽 墨 黃 侍 御 公 像



雄縣生祠自贊

人生如幻。我不識我。幻復生幻。爾又爲誰。爾我不立。況是好醜。土木形骸。一笑何有。瞥爾骨堆。贅疣大造。胡復土堆。厥形克肖。孰真孰假。是耶非耶。并州故鄉。總莫認他。

右爲 先侍御公肖像。先侍御公仕有明。事蹟載明史及東林列傳。此像係疏劾某相國時。自分必受禍。故圖此以示後人。左執笏。右齎奏。蹇蹇之風。猶可想見。元像高二尺餘。茲因刷印山志。倩工縮臨。以冠卷首。庶讀是編者。睹 先公之丰采。因以識 先公之志事。而於山志大綱。亦可得其要領。云明史本傳東林列傳。并載於後。

民國五年十月

十世孫象冕謹識

明史本傳

黃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初爲御史請斥矯旨僞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日三殿敕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敕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糾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僞不可貸遂列上黃克纘范濟世霍維華卽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一人乞罷免帝以列名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尙書張我續侍郎呂圖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琪又劾周延儒貪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旣而劾溫體仁不納二年冬巡按湖廣岷王禪洪爲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鍾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不以實聞獄不決者久之宗昌至群奸始伏辜帝責問前諸臣失出罪宗昌糾承薦等時體仁延儒皆已入閣而永光王永光意忌以爲不先劾承薦也鐫宗昌四級宗昌遂歸十五年卽墨被兵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

東林列傳

黃宗昌字長倩山東即墨人舉天啟二年進士爲人重名義不苟爲依附初授雄縣知縣時逆璫魏忠賢用事雄近京師故多中官往來有忠賢子姪陰錦衣衛指揮者干政民弗堪置諸理左右怵以危辭宗昌曰吾奉天子法而以奸容耶又中官之黨殺人朝貴多爲解不聽憤曰是其氣焰足以論死况又殺人終令抵罪以能調清苑知縣是時逆璫勢愈張三輔郡縣爭建忠賢生祠如恐不及宗昌言於知府方一藻故不授工以稽緩之及璫敗清苑獨無祠初璫惡宗昌倔強欲以東林殺之密使人言於一藻令劾罷而不果會熹宗崩乃已崇禎元年擢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先是熹宗崩於八月二十二日三殿成敍功行賞於是月二十一日矯旨加銜者六十一人宗昌憤之入臺班即具疏言權奸大惡無加矯旨人臣玷染無如僞官矯旨雖細法所必誅僞官雖賢千載共棄逆璫弄權竊柄陰謀叵測屏除異己誅鋤善良彼豈一旦而無忌若是率由懷祿固寵之輩阿諛苟容營先意逢迎遂啟其好大喜功之心因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向者寧遠報捷不過敵人解圍自去非能斬將奪旗復有

寸土乃虛張聲勢命爵論功即朝臣一毫無與者皆遷官廕子錫幣資金濫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璫收羅心腹之具然此距先帝升遐之時尙有旬日雖欺罔擅行猶曰禁勿之事誰敢與知至於三殿功成之日正先帝大漸之時豈有安閒出詔之理縱曰彌留一息不肯以昏亂示人何不聞此日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命大臣中諭軍國重務而乃諱諱以不急之事加恩於虛糜官爵之人此薄海內外所不敢信也今首惡既磔羽翼當翦凡加銜陞爵諸臣出自魏氏者皆魏氏官非我皇上官也輿援既失猶戴僞器以立於堂堂堯舜之朝此亦良心盡失不可以爲人矣又曰臣以新進小臣非不知元氣當培攻擊宜緩第在昔肆虐之時則宜進保元氣之說以與魏璫抗在今昌言不諱之日邪氣不盡除恐元氣終不可復疏上奉旨言敘功冒濫久宜澄汰盡著察核以憑裁奪易矯僞爲冒濫則票擬者之舞文也宗昌再疏爭曰臣前指逆璫矯旨多官仰戴僞銜故舉敘功時日彰明較著者言之非糾冒濫也謂冒濫者固可誅即非冒濫者而受賞於此時是誰賞之耶亦非糾與殿工無涉者也謂無涉者固可誅即與殿工有涉者而命官於此時是誰命之耶蓋冒濫之罪

猶可寬矯僞之罪不容追臣披肝瀝血以糾大奸閹臣乃以冒濫概之臣竊疑焉得
毋閹臣素戴逆璫見臣所奏有隱然心動者耶否則前日所出之旨閹臣與逆璫表
裏故見臣疏囁嚅不敢出口耶否則力庇所私切狐兔之悲耶不然何判然不侔若
是耶旨謂矯僞冒濫就中無甚分別儘知矯僞有人何妨指出不必堅爭票擬宗昌
曰此奸人廣樹我敵也遂指霍維華黃克績等六十一人疏上閹票果以人數太多
不必概詆置之宗昌喟然嘆曰人臣立言論是非不論多寡矯僞衆益可憂乃恨多
乎由是愈慷慨建白又糾逆黨餘孽張我纘等五人又糾智銓等九人上皆允行而
忌之者衆矣二年春禮部右侍郎周延儒黃緣入閣而禮部尙書溫體仁其陰鷲倍
於延儒二人交相妒又交相比也御史任贊化疏糾體仁下詔獄宗昌繼糾及延儒
責令回話疏再上衆謂禍且不測會皇子生得免奪俸半年既而體仁與錢謙益閣
訟事起宗昌疏糾體仁留中不下先是楚岷王爲校尉彭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鉅
等所弑其事隱莫能白法司與按撫鞠問三四年莫得要領乃命中官駙馬各一人
前往就訊次年命宗昌巡按湖廣方擬會勘聞遵化失守巡撫洪如鐘提兵入援宗

昌轉餉給軍移文鄆撫梁應澤督本標兵與洪會又選武襄等處民兵爲殿又聞鎮
寧曲靖兵素驍勁以其地遠移駐岳州嚴檄督發其兵剋期以進兩撫既出抽調空
虛邊苗柯陳俱思蠢動又多方安輯之慮師行餉缺又具啟藩王助其不給又徧檄
郡縣括新舊贖錢佐之又察出黔鹽私鬻應入官者萬金催漕米二十四萬餘石以
濟軍需自冬徂春心力畢竭於援師而題報一無溫綸則當國見忌之故及勘賑事
盡得其實復奉旨責問前諸臣失出之罪宗昌疏糾一道臣一知府一同知受賄庇
逆而上以宗昌失利於先降四級調用忌者意猶未厭復以清苑逮賊連及宗昌候
訊者十年會詔蠲逋乃得釋十五年冬即墨被圍率士民登陴固守子基中流矢死
明年左都御史李邦華薦之未及用又明年三月京師陷宗昌聞變哀號將欲南奔
以土賊圍城不得出家居二年病卒方仲子基之嬰城中餓而死也妻周氏妾郭氏
兩劉氏慷慨同殉一時稱爲五烈

外史氏曰先牛昌言譴謬以攻逆黨是高楊左魏之後勁也使天下知有君子小人
之分者皆生之力耳

序

嶗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嶗小嶗其峯數十總名曰嶗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按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尙簡齊之東偏三而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深阻磅礴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君黃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常之物惟山深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修真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神仙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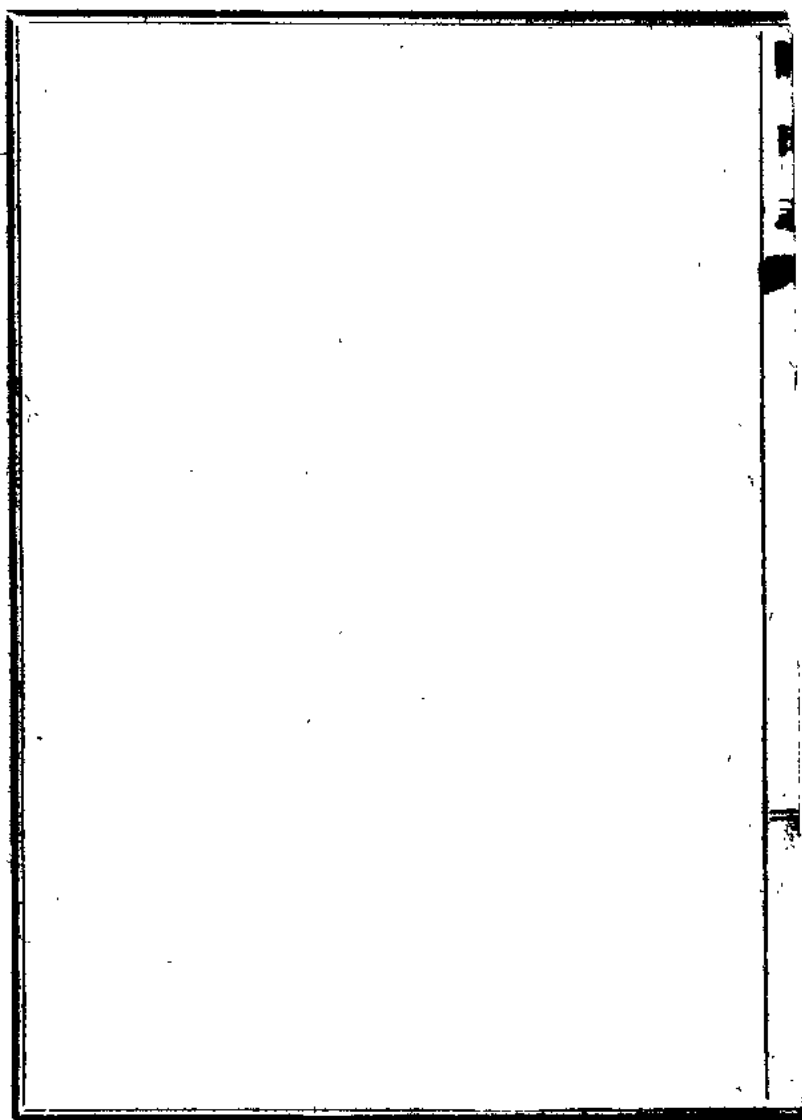
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偏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是必一郡供張，數縣儲衛，四民廢業，千里騷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遊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權奪辯士，誦服以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爲序。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概，其言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崑山顧炎武亭林氏譔

序

山之有志也志其盛與夫山所自有率皆述其山之得於人者也而人之得於山者不少概見嘯無志志之自黃侍御先生則先生之所自爲俯仰於嶠山滄海間者也先生直諫觸奸退而處潛風雨晦明天地之紀庶其在茲而先生曰吾其以白草寒煙發二嶠之光乎於其中而遭逢曾不爲先生易其居焉此豈易持之人道哉惟嶠盤結簪峙敗齊魯之秀會大海氣蓄而不洩持地維於永終而有以獲乎節之所止其徵動發舒卓然特立者造化之形容也君子比德焉彼浮而不切之緣判乎其不相入矣故先生志之

海上病叟宋繼澄澄嵐氏題



序

山之高深以人爲高深者也無人則山不靈然而人之自立於兩間者豈爲山重乎人倫之責其憂方大與山爲緣豈其本懷顧天下無失己之人倫道消道長時不我與出不可以爲出而處以當之此固有深山中之人道耳嗟夫君子不幸而與山爲緣猶幸而得不愧於兩間則舒慘嘯歌亦安在不可一日百年哉此志之不可以已也吾悲夫先生處晦而困心衡慮不得一伸乃作山志其亦重有憾也夫

張允綸并叔氏題